

陆俊超小说选

# 相逢在安特卫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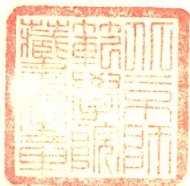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陆俊超小说选

# 相逢在安特卫普



20994717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984年·哈尔滨

994717

责任编辑：龚大章

封面设计：陈 玮

陆俊超小说选

相逢在安特卫普

xiangfeng zai anteweipu

---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7 10/16·插页 5·字数 254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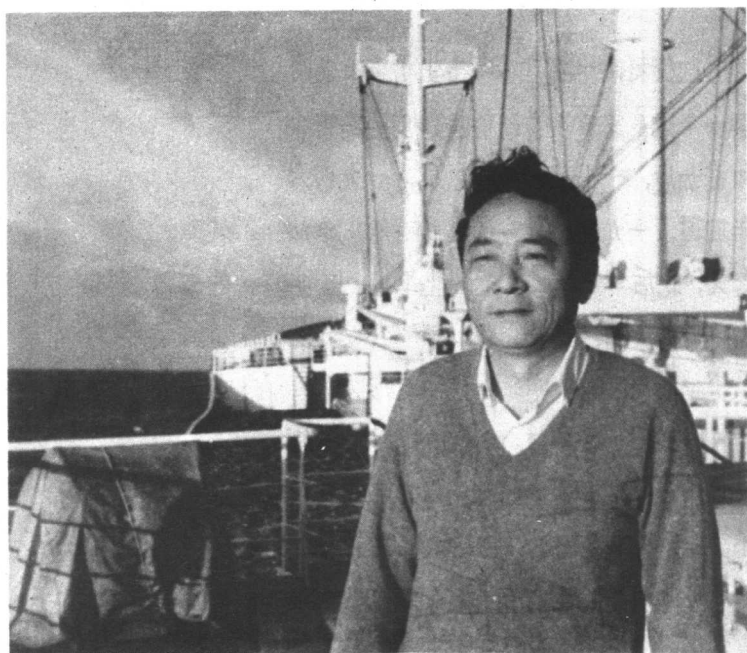
1984 年 8 月第 1 版 198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020,000

---

统一书号：10093·641

定价：1.55 元



作者近照

SAW33/02

## 作者简介

陆俊超，一九二八年出生于上海崇明县一个海员家庭，自幼侨居印尼、马来亚和新加坡，十七岁开始当船员，一九四六年回国，一九四九年在国民党商船上参加起义，此后一直在远洋轮船上工作，当过驾驶员、大副、船长。

他童年喜爱文学，几十年泛舟海洋，积累了大量生活素材。一九五七年发表第一篇小說《海洋的主人》，以后陆续发表不少短篇、中篇小说，出版过《幸福的港湾》等集子。一九七八年，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出版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稿》中，专列“陆俊超的海洋文学”一节进行介绍。

他的作品全部取材于海洋生活和侨居生活，在艺术上卓而不群，别开生面，充溢着大海的气息和海外风情，豪壮沉雄，激情奔涌，语言洗炼，引人入胜。

## 目 录

---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希望的风帆 .....   | 1   |
| 九级风暴 .....    | 71  |
| 海洋的主人 .....   | 178 |
| 鹿特丹港巧遇记 ..... | 198 |
| 国际友谊号 .....   | 204 |
| 姊妹船 .....     | 227 |
| 相逢在安特卫普 ..... | 258 |
| 三个小伙伴 .....   | 276 |
| 寻根记 .....     | 293 |
| 喔咭颂 .....     | 302 |

## 希望的风帆

---

山峦般的浪涌，幽灵似地在辽阔无际的太平洋上起伏、奔突。它把两万吨排水量的“海晶”号无声地托起，狠狠地把它掷向一侧。在这阵出其不意的剧烈的摆动中，驾驶台的值班人员有的险些被掀倒，有的踉踉跄跄被甩出老远。船长苏建业紧抓住扶栏，岿然不动地屹立在船桥上。数十年的海上生活，使他养成了一种敏锐的感觉，在刚才那阵摆动中，甲板中部隐约地传来了撞击声，他的目光立即转向值班水手。在海上，在久经锻炼的海员中，领导者的一个手势、一个眼神都是信息和命令。然而，苏建业又一次发现这种默契，在“海晶”号上同样是失灵的。他不悦地发出了命令：

“听到声音没有？下去看看！”

值班水手发愣地立着，向这个严肃而沉默寡言的船长投出了询问的目光：出了什么事啦？

苏建业被这个愣立着的下属激怒了，他的声音变得严厉了：“值班水手的职责不是提问，而是发现情况，回答问题！”

在苏建业的迫使下，值班水手悻悻地走下船桥。他刚弯入中部的走廊，就从厨房里传来一片忙乱声。原来，刚才的那阵摆

荡，把汤锅掀翻了，盛满菜的餐具摔成了碎片，满满的一锅饭撞翻在角落里。

“这叫什么太平洋！”厨师一阵咒骂后，怒冲冲地向伙伴们发出了应急措施的命令：“冲汤，开罐头！”

值班水手看着盘碟碎片、饭菜狼藉的厨房，被船长那副敏锐的听觉折服了，禁不住在心中赞叹起来：这家伙好象比大伙多长了一根神经！这使他想起苏建业上船时跟全体船员见面会上的那次讲话。船长讲了船上存在的秩序混乱的现象，分析了危机四伏的各种因素，把值班人员比作担任警戒的战士、全船的感应神经，从而要求大家加强锻炼，长出敏锐的触角来。船长的这番话，在那些未经训练就被派上船的旱鸭子们中间，引起了一阵不满的骚动。有人预言，来了这么个古板的老派人物，船上肯定不得安宁。

值班水手返身走回驾驶台，准备向船长汇报厨房里发生的这场灾难时，广播响了，喇叭传来了新闻：

“……航海学院院长许自强，为了恢复和发扬传统的办学精神，为了给海运队伍的整顿作出示范，不顾年逾古稀的高龄，亲自担任教学船‘黎明’号的船长，带领学员从北方港口出发，向南作一次环绕祖国海岸线的实习航行……”

屹立在船桥上的苏建业听到广播，不由得浑身一振，把目光从水平线的尽头移到了架设在桅间的扩音器上。

政委朱宏远听到广播，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奋，走出房间，奔上驾驶台，向苏建业倾诉着心中的喜悦：“听呵！打倒了‘四人帮’，才是最大地解放了生产力。为了振兴中华，连老院长都拚出老命亲自驾船出海了！按照我们的船期，能遇上‘黎明’号吗？他是你的老师，到时候，我们应该向他鸣笛致敬！”

苏建业没有作答。他驾驶的是这般现代化的航船，而面对着

这些精神涣散，连在浪涌中做饭都不肯认真对待的伙伴，他压下了声沉重的叹息，陷入了痛苦的深思。他默默地走进了海图室，取出了中国沿海的海图，青年时代的那次毕业航行，再次浮现在眼前……

那时，老院长就亲临颠簸起伏的甲板，带领他们这一伙解放后的第一届毕业生，沿着祖国海岸线上的每一个海湾、河口、岛屿航行，他要学员们把它们深深地嵌入心田。他亲任船长带学员毕业航行，成为学院里一条不成文的校规。如今，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学员刚入校，老院长就亲自出海，可见，整顿海运队伍是一桩何等紧迫的任务。老院长的行动，在苏建业的心里唤起一股重建凌厉船风的热望。他怀着一种接受老师检阅的心情，决定就纪律、速度和操作对船员进行一次突击式的测验。

苏建业特地选择在午休时间，亲自按响了震耳的警铃，命令值班水手在船首敲响了火警的钟号，并在前甲板上点燃一堆废棉纱头，出现了模拟燃烧的烟雾。他双目炯炯地瞪视着标示火警的浓烟，焦灼地看着表。随着时间的消逝，他的脸上堆起了愈积愈多怒气。

火警演习彻底暴露了“海晶”号的问题：有人不明火警中的职责，正在应急部署表上搜寻自己的名字；有的惶恐地套上救生衣向外奔逃；几个在船尾舱打牌的青年，正玩在兴头上。房主人潘希杰被迫放下了手中的牌，把头伸出窗外探察片刻后，气冲冲地向伙伴们挥着手：

“演习！刚喂完我们酱油汤，就搞这个，别理它。”

十分钟过去了，第一个出来的是水手长。由于副手未到，他孤军奋战，握着水龙枪向燃烧物喷射；几个船员趑拉着拖鞋抬来了沙箱；后来的船员发现是演习，明显地放慢了步子；那个穿上救生衣的船员神色慌张地奔到了大副跟前。他的出现，引起了全

场的哄笑。大副机警地扫视了一下船桥，发现苏建业严峻的目光正在盯视着自己，立即收下笑容，转身训斥道：

“这是救火，不是叫你逃命！连个信号都听不懂。”他打开手中的部署表，喝道：“在你的床头清清楚楚地写着：提拿十二号灭火器赶到现场！”

对方愕然地呆立着：“十二号灭火器放在哪儿？”

这个看去似在梦游中仍未醒来的伙伴，他的回答，又一次引起了全场的讪笑。

大副露出了怒不可遏的神态：“一上船你就忙着打听买这个机，买那个机，十二号灭火器就挂在你门口，你就没有看到？！”他向大伙使了个眼色，示意船长正在船桥注视着他们，从而止住了伙伴们的嬉闹，开始叫唤名字。他逐个地核对名单，发现好些人至今未到，突然转向水手长：“还有人呢？把他们找来！”

苏建业终于按捺不住了，从船桥上发令道：“不，大副，请你亲自去查查，一个也不要漏掉！”

听到船长的指令，大副拿着名单向船尾走去。他在尾舱的窗户外朝内探探头，发现潘希杰等人正在围桌酣战。这几个是船上最难对付的青年，他望而生畏，犹豫片刻，退了回来，登上驾驶台，把矛盾上交给苏建业。

“船长，这批船员难摆弄啊！他们根本不把演习当回事，还在打扑克！”

苏建业一听，愤然地再次命令：

“船离开墨尔本的时候，我就再三提醒大家，这是一次特殊任务，一定要加倍小心，现在非向他们敲警钟不可了！你去找他们谈谈，船员大会上我要公开点他们的名！”

大副被迫硬着头皮走进了船尾舱。潘希杰的手中正巧拿着一副好牌，得意洋洋地招呼道：

“大副，应该在船上组织一次牌赛，丰富丰富航海生活嘛！”

大副带着警告的口吻说道：“严肃点，我早跟你们打过招呼，也不看看这个航次上来的是什么样的船长！”

牌迷们漫不在乎地挑逗说：

“我们又不是第一次上船的阿乡，见过的船长，少说也有两打！”

“知道，苏船长是我们局里的尖子嘛！”

“知道就好。”大副按住潘希杰手中的牌，“你为什么不参加演习？吃过晚饭开大会，船长要公开点你的名！到时老老实实在地检查。”

“检查什么？”有人调皮地表示不满，“演习应该事先通知一声嘛，过去都这么干的，刚才把我们吓了一大跳，我们对苏船长还有意见哩！”

大副被激恼了，忘却了自己是个领导者，以同样的口吻回敬道：“有胆量，你们把话带到会上去！当着船长、政委的面说！”

潘希杰对大副这种借势压人的态度十分鄙夷：

“别动火，你是跑腿传话来的，船长为什么不出面？当头的那一套，谁都懂啦！”

大副怒视对方片刻，无言以对，悻悻然地走下梯子去找船长回报。

船长苏建业对这船货物的装载状况心里老是忐忑不安。他穿上工作服，又钻进漆黑闷热的货舱里，匍匐着，借着手电光仔细地检查着装得十分整齐的货桶。桶上用中英文漆着“电石”的标记，醒目地画着防火、防水、易燃、易爆的图案。当他汗水淋漓地从陡直的铁梯爬出桅屋时，正巧遇上四处寻找他的大副。大副不安地迎上来说道：

“船长，你又下舱了！放心吧，我每天都检查的。”

苏建业喘口气，忧心忡忡地说：“我要对这次装载负全部的责任！”

大副发出了一声赞佩的叹息：“可是下面根本不理解领导的心情，什么生产、安全，好象跟他们毫不相关。一提批评就吹胡子瞪眼睛，我看这个会过几天再开吧，别当场弄崩了。”

苏建业被败坏了的船风又激怒了，他毅然说：“不，不能在错误面前退却，不然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，会象病菌那样继续蔓延传染的！”

大副委婉地建议道：“你跟政委说一声，让他打头阵，先去做工作。”

“不必了，我去找他们谈谈。”

苏建业满怀信心地跨进船尾舱的走廊时，宿舍里传来了牌迷们的说话声，他情不自禁地停住了脚步。

“别打了，船长真地找上门来，大家都下不了台……”

“放心，他不会来。知识分子的脾气我早就摸透了，上面打闪，他就响雷，都是些做做样子，保保身价的货色。”

“待会儿真地点我们的名怎么办？”

.....

听到水手们在背后对自己的议论，苏建业踌躇了。为了回避窥听之嫌，正在抉择是进还是退时，又传来了潘希杰刺耳的声音。

室内的潘希杰把牌一摔，拉开抽屉，取出了一本厚厚的大书，朝伙伴们扬了扬：“这是我们苏大船长亲自编著的《航海手册》，听说航海学院编写教材还拿它作参考呢。你们看看，这里写得清清楚楚，装载危险品不应超过这个比例，万一发生碰撞或触礁等意外，尚留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抢险，不至于酿成毁灭性的事故。可他自己怎么干的？这次在墨尔本装了满满的一船电石！这是一级

危险品，一船电石，等如一船炸药啊！”

潘希杰愤慨的斥诉声，象根锋利的钉子般把苏建业锤钉在甲板上。他脸色煞白，全身战颤，进退都无力挪步了。这时，又传来了潘希杰更加尖刻的声音：

“什么名牌船长，什么规章、纪律，王副局长一份电报，政委一个动员令，大副带头一起哄，骨架子就散啦！自己写下的都不认帐啦，把我们推上火山口！他在会上点我们的名，我就把这本书摔到他面前！看他怎么回答！”

潘希杰的每一句话都象利箭般刺进苏建业的心窝，他突然象个负伤败阵的老人，蹒跚地退缩出廊门，双手扶住舷栏，让自己恢复镇静。

幽灵般袭来的浪涌，把船尾高高地托起，被掀离水面的螺旋桨发出了震耳的轰鸣，苏建业的思绪就象船尾的浪花在脑中翻滚：水手们私下的议论，象一面明镜使他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、处境、价值和面目。身为一般船之长的苏建业，刚才还自命为真理在握，气壮如牛地准备对他的下级作一番教诲，现在却仿佛陷入了冷酷孤寂的漩涡。他觉得对不起深孚众望的老院长。今天老院长驾驶的绝不是一艘普通的教学船，而是一艘检验整个远洋船队素质的旗舰！在老院长那里，首先应该接受检验和整顿的是自己啊……

苏建业忘却了时间，迎着一个个浪涌，凝眸痴望着翻滚的浪花，浮想联翩，直到甲板上传来了召集开会的铃声，才从思潮中抬起头，迈着沉重的步子朝公用室走去。

公用室里挤满了人，有掷递和争夺香烟的，有分吃零食的，有看小说的，有互相逗闹的，这里象市场般紊乱和嘈杂。

政委朱宏远早已坐在醒目处，紧蹙着双眉，搔着染霜的鬓角，看到苏建业走了进来，并在门口的凳上坐下后，高声宣布

道：

“现在开会！”

嘈杂声仍未停止，逗闹的小动作还在继续，与会者根本无视政委的存在和宣告。朱宏远脸色一沉，用手狠狠敲敲桌面，怒喝道：

“谁在开小会，到外面去！”

朱宏远勉强维持了会场的秩序。苏建业望着朱宏远近似粗暴的举止和船员们不悦的神情，痛苦地低下了头。

朱宏远又忿忿地向全场扫视一周。他是个粗犷泼辣，说一不二，象他自己经常表白的那样，对认准了的事情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硬汉。今天船长搞的突击演习，他大为赞赏，暗暗地称颂船长不愧为船长中的尖子，并决心借整顿之风，在“海晶”号上整出个象样的船威来。他提高了嗓门，对与会者说：“你们自己看看，这种稀拉作风，能搞四个现代化吗？！”

会场静下来了。朱宏远稍微降低了调门：“今晚演习讲评。这种会十几年没开了，恢复讲评，在船上也是一种拨乱反正！下午有人听到警铃，居然还拿着牌照打不误，竟不出来参加演习！”朱宏远的目光落在角落里的潘希杰等人身上，厉声喝令道：“你们这几个牌迷都给我站出来！”

几个调皮的牌迷有的脸色煞白，有的佯装驯服的样子应声站了起来，唯独潘希杰还不恭地端坐在椅子上。朱宏远又提高了调门，威胁道：

“怎么，还有人不服，要我当众来请吗？”

潘希杰歪着脖子示威般昂立起来。

朱宏远这才转向苏建业：“现在请船长给大家讲评。”

苏建业站了起来，向桌前走去，朱宏远虎生生地给他打气，“家有家法，船有船规！该点的就点，该批的就大胆地批！”

苏建业站在桌前，环顾一下人们紧张的脸色，内疚地喊了一声：“同志们！”他的目光落到了潘希杰等人身上，“你们坐下吧。”

在人们紧张不安的期待中，苏建业充满感情又饱含痛楚地说：

“刚才政委说过了，这是十年动乱后海上的第一次讲评会，我是船长，应该从我开始讲起。”

船员们都朝苏建业投来惊异的目光，被他恳切的态度吸引住了。苏建业愧疚地说：

“在‘海晶’号上，我是个带头违反规章的人，这次装载电石的数量，远远超过了规定。作为船长，这种行为不管有什么借口，都是不能原谅的。同志们，现在请大家对我进行批评！”

船长的话完全出乎大家的预料，他的要求更是震撼了全船人的心。人们的情绪还不适应这突变的气氛，场内肃静得能听到角落几个牌迷沉重的呼吸声。

朱宏远的脸色也在急剧地变化，从惊异、迷惘转化为讪笑。苏建业端着凳子特意走到朱宏远身边并排坐下，企望获得他对自己的支持。朱宏远却起身离开了会场。

政委公开表明了不满，场内的气氛又变得紧张起来。苏建业竭力压抑着内心的不安。他发现全场的目光都有意避开自己，便努力把话说得委婉些，但适得其反，愈发给听者带来痛楚和同情：

“同志们，我跟大家相处已经两个月了，我们应该直言相待，请大家不要有顾虑。”

沉默。多年来，人们已经学会在这种场合用沉默来表达自己的感情，透过互递的眼神，清楚地说明大伙对船长的同情和赞许。会场唯有大副如坐针毡般不停地欠动着身子。他碍于自己的地位，不然，定将会跟随政委离场的。他是在朱宏远的赏识下，一手提

拔起来的大副。去年，他跟朱宏远在另一艘船上，就曾进行过类似的装载，那个船长有朱宏远这样有魄力的政委做后盾，犹如猛虎添翼，打响了满载危险品的第一炮，赢得了上级的表扬。这次出航离港时，王副局长和“海运报”的记者都到码头送行。王副局长一再要他们再接再厉，敢装敢闯。女记者也在一边敲边鼓，希望他们再创奇迹等着报道他们的喜讯。船到墨尔本，王副局长又来电要他们照那次装载，是他首先响应政委的号召，会同政委向苏建业进行了一整夜既促又帮的动员，连挤带压好不容易做通了思想工作。现在船长突然当众反悔，竟自责是个违章者。唯命是从的大副，遇到这样的场合，难怪惊骇得无所适从了。

水手长是室内最年长的一个，他带头打破了沉默，充满敬意地站了起来，说：

“船长，货已经装上了，我们会完成任务的。”

潘希杰霍地站了起来。当今的青年，是在十年动乱中成长起来的，风雨经得多了，象朱宏远那样端着架势，拿大旗吓，用高调唬，是压不服他们的。但苏建业却把心掏了出来和大家见面。船长的行为，使这个敢说敢为、平时专爱挑剔领导毛病的青年，一变过去的态度，用一种既是自责又带不平的宽厚口气说道：

“不参加演习是我们错了。船长，这次违章装电石，你把话说明了，大家谅解你，对你没意见。为了安全，你需要我们干什么，就下命令吧。”

人们的视线都转向潘希杰，他的行为震撼了身旁的伙伴。刚刚他还在船尾舱忿忿不平地怒责着船长，现在竟反过来为船长的错误开脱。这种对领导的醇厚和宽容，使苏建业的心中更增添了一种内疚的压力，他迎着水手们期待的目光，两眼禁不住潮湿了。

苏建业的坦荡和严于律己的行为，宛如在与会者身上架起了

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，不仅抚平了人们对他的猜疑愤懑和不平，而且赢得了下属对他的信任。会议结束时，人群中出现了多时未见的那种亲近和严肃的气氛。

苏建业百感交集地返回船长室时，朱宏远早在室内坐候了，他一跃而起：

“老苏，你是怎么搞的？我给你撑腰，你却自己撒气！一级危险品就那么可怕吗？我还抱过炸药包炸敌人的碉堡呢！当领导的跟大伙同船合一命，心里就没什么可嘀咕的。老苏，不担点风险，怎么夺回给‘四心帮’糟蹋的时间啊！”

苏建业沉默不语地站立着。

“怎么，脑子里还在打仗啊？”

苏建业抬起头，沉痛地说：

“政委，老实说，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次航程。”

朱宏远惊讶地注视着对方：“又听到什么反映啦？群众嘛，人多嘴杂，当领导的就得顶住。我对那些调皮捣蛋尽说怪话的，几十年就是这么顶过来的！”

“不，老朱，今天的群众不一样，他们敢于独立思考，敢于公开说出真心话！”苏建业真诚地诉说着自己的看法。

朱宏远望着这个被誉为“尖子”的船长，爽朗中不无气恼地说：

“老苏，你这种知识分子的摇摆性太大喽！”

苏建业默默地走到窗前，掀开窗帘的一角，凝视着月光皎洁、碧波荡漾的海面，痛切而又别有含义地说：

“是的，我的摇摆性太大了！”

朱宏远望着对方痛苦的身影，感到有必要缓和一下他们间对峙的气氛：“不谈这些了，你高高兴兴的只管开船。我是政委，思想工作由我来抓。”接着，他又转换话题关切地说：“老苏，听说你